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綺樓重夢
第五回 寧榮府二次抄家 珍璉兒三番聽審

那賈蘭同著賈璉趕到賈政這裡來，說道：「不知為著什麼，又要抄了！」賈政道：「我是問心無愧。」向著賈蘭道：「你卻我信得過，不會鬧事的。大模是阿環了。」又向著賈璉道：「不然是你也保不定。」正說著，見尤氏一臉眼淚，同著惜春並兩個妾，帶了好些丫頭婆子走進書房，向賈政道：「有許多官員來抄我們的家，把我們趕了出來，珍姪兒、蓉姪孫都管押起來了。」賈政道：「諒來我們這裡也不免的，你們且到你叔婆那邊去坐著聽信罷。」尤氏聽了就往王夫人房裡來，大家聚在一處猜疑不定。

停了三四個時辰，一群官兒都進榮府來了，喧嘩嘩坐了滿廳。賈政跑出廳來，見是九門提督領著本衙門的屬員並巡城御史司坊各官，共有十七八個人，階前站的番子手，約有百把個。見了賈政也不站起來。賈政見這光景，便立住了腳。賈蘭走上去拱一拱道：「諸位大人到舍，不知有什麼事？」眾人身也不抬，手也不舉，佯佯的說道：「自然有些事的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北靖王的轎子進來了。賈政帶了璉、蘭迎到轎前等著，北靖王出了轎，各人打個足全，王爺拉著賈政的手，說道：「老世長，沒有你的事，令姪是有分的。」走進廳來坐下，叫賈政也坐著。賈政見各官都掛著手立在兩邊，不便坐，只得也立在下面。

忽見小鈺忙忙的從裡面跑出來，向著王爺打足全請安。王爺問：「這孩子是誰？」賈政忙答道：「是世職的小孫兒。」便喝道：「你出來做什麼！該打！還不快進去！」小鈺道：「我要回王爺的話。」北靖王就問：「有什麼話？」小鈺道：「我家祖父和哥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，王爺為什麼來抄起家來？況且我家祖宗是有功勞的，這宅第還是御賜的，那花園是奉旨省親蓋造的，只怕都抄不得呢。」賈政大聲喝道：「畜生，不許胡說，快進去！」北靖王笑道：「說得很有道理。」便站起身來說：

「現奉聖旨，這宅子是功臣賜第，花園是貴妃娘娘歸省的園，都不必封。這賈政不在案內，所有賞財都不用查，只抄賈珍、賈璉的家私就是了。」賈政和璉、蘭並那小鈺都跪著聽他口傳旨意，直待傳畢，賈政磕了九個頭，謝了恩，才站起來。

王爺依舊坐下向眾官道：「你們聽見了嗎？」眾官說：「聽見了。」王爺就叫押了賈璉去，「把他的賞財什物盡數搬出廳來，逐細造冊。那政老這邊別去驚動。」又說：「你們只進去五六個人查，交番子手搬出來，其餘的就在外面檢查登記，便不耽延工夫了。」眾人應聲「是」。九門提督帶了五員官兒八十名番子手，押著賈璉進內去了。

王爺又喚過小鈺問道：「哥兒，你幾歲了？取有名字沒有？」

小鈺道：「今年二歲零六個月了，名叫小鈺，是金玉二字合成的。」王爺說：「你認得字麼？」答說「略認得些」。又問：

「誰教你的？難道已經上學了麼？」小鈺道：「沒有上學，是母親教的，我每日的工課要認二百個字，寫一張字，對一個對。」王爺笑道：「這也實在聰明得很。對的幾字對？」小鈺道：「不過一個兩個字，多的對不上來。」王爺說：「我封的是北靖王，就把這『北』字對對瞧瞧。」小鈺道：「東、西、南都好對得。」又問道：「加上個『靖』字呢？」小鈺想了想道：「可就是『溫清』的『清』字麼？」王爺說：「不是，是立邊加個『青』字的。」小鈺道：「是什麼講解？」王爺道：

「是平定的意思。」小鈺道：「對個『南安』可使得？」王爺說：「好，你再把『抄家』二字對一對。」小鈺道：「『家』字該對個『國』字，竟對了『定國』罷。」王爺回轉頭來向賈政道：「這是個英物，未足三歲便這般個儻，論不定竟要做個甘羅呢。」賈政道：「他是遺腹的孤子，不忍十分拘束他，縱得膽大了，竟敢在王爺跟前放肆，那裡當得起王爺的褒獎！」

小鈺道：「甘羅十二為丞相，倒聽見母親說過。只是他寡仗著些舌辯，實在也不曾有什麼戰功政績，還算不得上等的人物。」

北靖王把舌頭一伸，道：「甘羅還不是他的意思呢。」賈政道：

「你孩子家，別仗著王爺的恩待，儘管胡說起來。進去罷！」

小鈺只得又向王爺打了個足全，往內去了。王爺道：「尊府的祖功宗德厚，才有這樣的好兒孫，可賀可賀。」賈政打了一足全，連稱幾個「不敢」。

這說話的工夫，賈璉那邊的箱籠什物已經擺了滿滿滿院，連兩廊都放滿了。有幾個官兒在照廳上查點登記，只見一員官從裡面走出廳來，回王爺道：「據賈璉說，衣賞什物，兩房各自分開，這田房契券是賈政收藏的，須得叫他取出來分作兩股，一股入官，一股給還才是。」王爺點點頭道：「該是這麼辦。」

賈政道：「田產契券原是大房收著的，因前番抄了家，一概入官。後來蒙聖上的天恩，念世職無罪，把這些田產賜給的。如今也只剩得二千多畝了，市房越發不多。」就向賈蘭道：「你去拿了出來。」北靖王道：「既是皇上恩賜，便不是公產，不必拿了，我替你轉奏罷。」賈政忙又謝了王爺的恩。這官兒就進去回覆了九門提督。一會子裡面的官都出來了，派了一員官，帶了四個番子手，把賈璉上了刑具，押解刑部收禁去了。

北靖王道：「這些登冊過的，加了封條陸續送交戶部去罷。我等不得，先走了。失陪，失陪。」又向賈政道：「改日我還要請你家小令孫去談談。」回頭向九門說：「可惜，剛才大人沒有聽見這位小哥兒對對，真正出人頭地，將來是不可限量的。」

九門道：「聽他這番說話，也就不凡。」說罷，王爺起身便走，賈政送上了轎，賈蘭直送出大門才轉回廳來。那些官兒，直弄到起更過後才得完畢，各各散去。

賈政進到王夫人房裡，見全家的親人都擠在一房，見了慌忙站起，賈政坐下，賈蘭也進來了。邢夫人哭道：「璉兒自鳳姐死後就把平兒扶正，怎奈一無所出，只剩了一個巧姐，並沒孫男，如今犯的不知什麼罪，是死是活都不可定，將來我們大房是要絕了。我這未亡的人靠著誰過活！」尤氏也哭著道：

「我那邊只有一個蓉兒，兩娶媳婦都病沒了，連孫女都沒一個，如今抄得精光，怎麼過得日子？」賈政道：「且寬心，明兒打發蘭兒去打聽打聽，到底為什麼事？剛才璉哥兒竟上了鑲銬收監，諒來不是個輕罪，至輕也只怕是個軍流。幸喜我不曾抄，還好費些錢上下打點打點，又好幫幫你們兩處，將來好度日子。」

蘭哥兒道：「今兒得免抄封，我倒沒什麼喜歡得很，倒喜得鈺弟弟這樣有膽有識，將來比我不知要高幾百倍呢！」賈政就向著寶釵道：「這個孩子實在出色，不比那寶玉，只管夾在姐妹們伴裡，一些世事也不懂。也虧了你肯派定工課教導他，我竟不知道。今兒才見他寫的字，還不曾瞧得完，就鬧起事故來了。以後越發要當心的教他，只別放他出去。恐怕太精靈了肯會鬧事。」寶釵站起身連應了幾個「是」。王夫人接口說：「小鈺，爺爺吩咐你可聽見了沒有？」小鈺道：「鬧事是不敢的，我只想要習習武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放屁！文不習，倒習武？」小鈺道：「文也要習，武也要習，才叫做全才。若是寡捧著幾個書本兒，到底有些腐氣。」邢岫煙道：「這也說得是，你們府上原是個將門，不要專攻文事，反失了祖風。」小鈺聽得入港，拍著手道：「是哎，我前兒聽見奶奶講什麼班超說的大丈夫萬里封侯，我便一夜睡不著。」王夫人問：「為什麼睡不著？」

小鈺說：「我只想快些大起來，好學武藝。」賈政道：「這又胡說了，是人總要一年一年慢慢的大起來，那裡快得來的？」

這時候，邢夫人和尤氏聽見你一句我一句說得熱鬧，也都不哭了。邢夫人便向賈政說道：「瞧他這點子小人兒，志氣倒大著呢！」小鈺越發得了意，便忘其所以，叫道：「大太太，待我立了功，封了侯，上一本，便是伯伯、哥哥充了軍去，也會赦回來的。」寶釵見他越說越狂妄了，只是公婆在面前不好喝罵，只得哼了一聲。小鈺聽了，也自覺太大言了，便低著頭不敢做聲。靜了一靜，聽見遠遠的更樓上打四鼓了，賈政道：「夜深了，各人都去睡睡罷。」又向蘭哥兒說：「明兒早些吃了飯，到刑部去探聽探聽，回來稟我。」蘭哥兒應了個「是」，就散了。

到了次日，賈蘭一早就走到刑部衙門前細細打聽。才知是薛蟠挑唆了尤二姐的原夫張姓，在提督府裡告賈璉匿著國喪家孝，強娶他已聘的妻子尤二姐為妾。賈珍先已通姦，又硬做主婚。賈蓉也有姦情，主謀強娶。賈珍、賈璉又想強姦尤三姐，以致自刎身

亡。又稱賈王氏懷妒，陰謀藥死尤二姐，並添上許多賈家恃勢橫行欺凌平民的話。九門提督轉奏了，奉旨抄家拿問的。連忙花了些錢，進至監內。只見他三個都上了鬼次籥，像猴兒捧桃的一般蹲在地下，連一條板凳也沒有，十分悽慘。

賈蘭便向牢頭禁卒道：「煩你好好照應照應，少不得有個薄意送來的。」禁卒道：「這裡的規矩是人錢同到的，如今已是遲了一日了。再若延挨，請他們到押牀上去受用受用。」賈蘭道：

「自然就送來的。」走出來去見司獄廳，再三囑托。司獄道：

「我自然會關照的。只是舊規向例也須趁早送來，才免得叨騰。」賈蘭連忙回到家中，把那些話一一回明賈政。賈政道：

「沒有別法，只好再賣田了。」就喚了周瑞來，叫他去賣了三百畝田，收了六千價銀。把四千兩交蘭兒去上下打點，又叫家人們到花園裡搬了些牀桌什物，到邢夫人這邊去。那東府裡也搬了些去。正在忙忙碌碌，又見王夫人出來說：「昨夜他兩處的人都擠在珠兒媳婦那邊，直啼哭到天明。今日兩個都病了，擾得珠兒媳婦也頭疼發熱起來，怎麼樣好？」賈政忙交了六百兩銀子給王夫人，道：「你分給他兩個去使用，就送他們仍歸原處去罷！」王夫人拿了進去，各人給了三百。用轎抬了他們回去。不提。

且說賈珍等三個，先在刑部審了兩堂，次日又到提督府聽審。雖則夾打了幾次，幸喜先有使費囑托，受刑還不很重；又虧了北靖王各處請情，才得從輕問了個邊遠充軍。

賈蘭天天出去打聽，這一日去了，到二鼓時候還不回來。